

秦淮八艳系列
QINGHUAIBAYAN XILIE

一代红妆

陈圆圆

● 宋词著

YIDAIHONGZHUANG • CHENYUANYUAN



浙江文艺出版社

秦淮八艳系列

一代红妆

陈圆圆

宋词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德强

封面设计:邵秉坤

秦淮八艳系列

一代红妆·陈圆圆

宋 词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浦江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86000 印数 0001 6000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898-8/I·827 定价:10.00元

目 录

一	美人失踪	1
二	争夺名姬	22
三	梦断横塘	40
四	笼中哀鸟	50
五	边关风云	66
六	后宫惊魂	73
七	乱世枭雄	86
八	一曲传情	98
九	脱身樊笼	109
十	军书频催	119
十一	春闺思妇	129
十二	侠盗女伶	139

十三	天崩地裂	149
十四	闯王进京	159
十五	英雄痴情	172
十六	冲冠一怒	191
十七	亦为红颜	203
十八	引狼入室	222
十九	血战雄关	233
二十	战场重逢	250
结局		268

一 美人失踪

只听见灵岩山上苍凉的钟声，听不见七里山塘的笙歌箫鼓；苏州城内的辉煌灯火，金阊门外的万种繁华，都被重重青山阻隔了。这个叫梅家坞的小镇，离苏州不过三十多里，位于天平山和支硎山之间，群山环抱，丘陵起伏，隐藏在万绿丛中。虽然叫梅家坞，却没有什么梅花。不像邓尉山上香飘十里的香雪海，枫林满山，还有许多乌桕树，每到深秋时节，层林尽染，霜叶似火，犹如一片灿烂的云霞。不过上天平山赏红叶的游人，不晓得梅家坞枫林也很盛。到梅家坞道路崎岖，还要翻山越岭，所以这个风景秀丽的小镇一向无人问津，备受冷落，像是世外桃源。

梅家坞平静而寂寞。石板铺成的一条小街，一群鸡在街上悠闲地觅食，几条狗懒洋洋地卧在门口和屋檐下晒太阳。时而从山坡上传来几声牧童的短笛。小镇只有一爿杂货铺，是个中年寡妇开的，门多半关着；还有一家小客店，要到蚕茧上市和收购山货的季节，才会有客商投宿。唯独镇东头的杏花春酒店，又兼茶馆，每天都有吃茶喝酒的常客光临。当地人习惯早上到茶馆泡一壶茶，喝到中午辰光，没钱的站起回家，有几个

钱的接着要一壶酒、几块豆腐干、一碟五香豆，再吃上一碗面。能点上几个菜，品尝美味佳肴的，只有数得出的几位阔佬。

崇祯十五年，早春二月的一天，梅家坞像往常那样平静，杏花村酒店也像往常那样聚集着不少茶客。酒店古老而简陋，摆了五六张桌子，既肮脏又拥挤，加上光线昏暗，店堂里弥漫着水气和烟雾，人的模样都看不太清楚。只听见嘈杂的谈话声、粗野的笑骂声、吆喝冲水声混成一片。酒店老板是个左脚有点跛的矮胖老头，大家都叫他瘸子，提着一把铜水壶，不停地给茶客冲水。一个十六岁的女儿，生得很标致，在柜台上卖酒，还照看着烧水的炉子。

中间桌子上一位身穿半旧土布长袍，蓄着稀疏几根胡须的张半仙，属于既吃茶又有钱喝酒的一类。他走过江湖，会推算生辰八字，懂得阴阳五行，以看风水为业。在偏僻的山村小镇，算是见多识广的人物，在杏花村的茶客中间很受欢迎，像说书人一样讲古论今，每天他总有许多讲不完的新闻和新奇有趣的故事。

此刻张半仙正说道：

“如今天下大乱，煞星降凡。万历三十三年是乙巳年，有位道士魂游天宫，听见太白金星向玉帝启奏说：‘自从黄巢造反以后，世间罪犯千千万万，未正天刑，应在刀兵劫内勾销。’玉帝准奏，命月孛、天狗、罗睺、计都好杀诸神降生人世，搅乱乾坤。凶神妖星在大雪中下界，那天夜晚，落雪五尺，雪上留下巨人足迹。第二年是丙午年，同年生下李自成和张献忠。”

“他们都是凶神煞星下凡吗？”有人问道。

“李自成是月孛转世，张献忠便是天狗投胎。”张半仙呷了一口茶，接着讲下去：“先说这张献忠，乃陕西榆林人，相貌凶

恶，力大无穷，自幼就好斗杀，刀伤人命逃窜外乡，起兵造反，绰号黄虎；不久分兵立营，当上一军主帅，号称八大王。有一位安徽茶商，在桐城亲眼见过这个杀人魔王。那天张献忠过生日，头戴尖毡帽，身穿织锦胡桃花衣，席地而坐，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还有戏班子唱戏，演的是《关公五关斩六将》、《韩世忠战金山》、《尉迟恭三鞭换两铜》。别看张献忠不识字，狡诈多谋，神出鬼没，他住在老营中心，外设五层营房，一层是文人，二层是美女，三层是医生，四层是书吏，五层是守卫营门的勇士。前年在玛瑙山被左良玉大败，眉心中箭，逃入四川。几个月后重整旗鼓率兵出川，一路东进，破樊城、陷襄阳、杀襄王，逼得兵部尚书杨嗣昌在荆州畏罪自尽。”

“张献忠如今打到了什么地方？”

“听说年前攻陷安徽庐州，在巢湖大造战船，练习水师，准备乘船东下，夺取南京。当年洪武帝就是先得南京，然后定天下，坐江山。”

“哎呀！”卖豆腐的阿四吓得惊叫起来，“打到南京，不是离苏州很近了吗？”

“你怕啥？”张半仙笑道，“张献忠来了，照样卖你的豆腐。”

“流寇见人就杀，鸡犬不留！”梅家坞的地保在旁插话。

张半仙继续说道：

“那张献忠确实残暴成性，贪色好杀。流寇也有替天行道很受老百姓欢迎的。李自成就近不近酒色，身穿土布衣服，吃的粗粮糙米，与将士亲如弟兄。他的部队纪律很严，抢掠奸淫要杀头。攻破州县，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废除苛捐租税。如今到处传唱‘迎闯王，不纳粮’。那年正赶上河南大旱，赤地千里，无数饥民都投奔李自成，队伍很快扩大几十万，席卷中原，攻占

洛阳，杀得官兵落花流水，把左良玉、丁启睿两路大军都打败了。前两天我在苏州，听到巡抚府内传出来的塘报，李自成正在围攻开封府。”

“木渎镇上有个和尚，疯疯癫癫，逢人便说‘十八子主神器’，姓李的真要当皇帝吗？”另一张桌子上一个高大汉子，是樵夫赵大，插进来说道。

“这是妖言惑众，木渎镇上的疯和尚已经被抓起来了，是流寇派来的奸细。大家还是吹吹牛，讲讲笑话，免谈国事。”地保一本正经地说。

“怕什么，梅家坞又没有苏州府的密探，京城里的番子。你这地保管得也太宽了，还是管好自家婆娘，多拍乡绅的马屁去吧。”赵大嘲笑他说。

一席话引起哄堂大笑，弄得地保面红耳赤。张半仙也不理睬地保，等笑声一落，便接着说道：

“就算那个疯和尚是奸细，散布妖言。南京蟒蛇仓石碑上的诗，可是刘基亲笔题写。刘基刘伯温乃本朝开国元勋，太祖皇帝的军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神机妙算，能推算出五百年后发生的事情。”

“蟒蛇仓石碑是怎么回事？”樵夫赵大问道。

“南京有座蟒蛇仓，石墙铁门，一天仓内白烟滚滚，只听一声巨响，石墙倒塌，铁门自开，内有一块石碑，碑上刘基题诗，诗道：‘甲申年来日月枯，十八孩儿闯帝都。困龙脱骨升天去，入堂群鼠暂相呼’。”

“这首诗怎么解？”地保问。

“天机不可泄漏，日后自会应验。”张半仙作出一副神秘莫测的表情。

“天下要大乱！”瘸子老板叹息道：“去年江阴六月下冰雹，嘉兴黄雾不散，无锡闹蝗虫，苏州遭旱灾，白米二两银子一石，乡下抢大户，城里抢米店，谁见过这种世道，这是在劫难逃啊！”

这时，一个陌生人走进杏花村酒店，在临窗的一张桌子上坐下。瘸子赶紧上前招呼，陌生人先要一壶上等毛尖，又要了半斤酒，点了四样菜。来了阔客，店里顿时忙碌起来，老板下厨杀鸡宰鹅，老板娘剥笋剁肉，当炉的女儿忙着沏茶烫酒。

陌生的客人约三十多岁年纪，生一副南方人的白净面孔，身穿青色团花贡缎长袍，头戴一顶范阳式毡帽，虽然像商人模样，却有官家的气派。他朝店堂里的茶客扫了一眼，然后转过身面向窗口，眺望小镇的风景。老板的女儿捧来一壶茶，斟在细瓷小碗里，冒出淡淡的香味。

“客官请吃茶，洞庭山的毛尖，味道好香呢！”姑娘笑着说，一口带乡下土音的吴侬软语。

嘈杂的谈话声停了片刻，又重新开始，不过已经改换了话题。

张半仙在讲苏州城里一件轰动全城的新闻：

“虽说苏州出美女，但真正绝代佳丽，几百年难得出一个。如今却出了个举世无双的美人，是阊门外山塘的名妓，姓陈名沅，小字圆圆。生得花容月貌，国色天香，真是风流标致，千娇百媚。又能歌善舞，登台演剧，梨园第一。在山塘街上艳帜高悬，日日车马盈门，多少王孙公子、豪绅富商，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去年夏天，当朝国丈周奎来到苏州，挑选歌姬美女，听说圆圆色艺双绝，指名要买圆圆。老鸨虽舍不得摇钱树，又怎敢得罪皇亲国戚，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把圆圆卖了……”

“圆圆被卖啦？”有人惊叫道。

“急啥，听我慢慢讲。”张半仙有意卖关子，点燃一筒水烟，吸了两口，才接着道：“卖的是个赝鼎，冒牌货，相貌有几分像圆圆。真陈圆圆早逃出苏州，隐藏起来。周国丈把个假陈圆圆带回北京。事情并未结束，紧接着田皇亲从普陀进香回来，也到了苏州。这位田皇亲官封左都督，女儿田妃最受皇上宠爱。这番乘巨船百艘，带兵将千人，到江南挑选美人，不管良家妇女，青楼娼妓，能买则买，买不到就抢。得知真圆圆还在苏州，一面向地方上要人，一面派出兵丁四处搜查。”

“搜到没有？快说呀！”当炉的姑娘听得入神，急切地问道。

“先给我来壶酒，再接着讲给你听。”张半仙笑着对姑娘说。

姑娘端上来一壶酒。

“你要想听，今天这壶酒我就不付钱了。”张半仙在同姑娘开玩笑。

“酒钱我付，快讲！”赵大高声喊道。

“正当这个时候，皇上传来圣旨，要田皇亲火速回京。圆圆总算又一次逃脱虎口。这以后仍旧不敢露面，东藏西躲。名声更大了，多少王公大臣、豪绅贵族，都想把她弄到手。几天前，在城内临顿里，圆圆被人强行劫走，不知去向，踪影全无。”

快到中午，吃不起酒的茶客，肚子里灌满了水，挡不住饥饿，陆续离开酒店。中间桌子上只剩下三个吃酒的客人，一位自然是张半仙，还有樵夫赵大和卖豆腐的阿四。

“陈圆圆是什么模样，咱们乡下佬没眼福看见。”阿四低声说，“美人我倒见过一个，真像天仙一样！”

“在啥地方？”张半仙问道。

“水月庵里的尼姑，吃我做的豆腐，每隔两天送一趟，到月底结帐。昨天早晨，我又去送豆腐，小尼姑给我开的庵门，我把豆腐挑进厨房。正好到了月底，便去找当家师太要这个月的豆腐钱。在正殿、禅房都没找到人，正殿旁边有扇小门，我推开走进去，原来里面是一所好大的宅院，有假山水塘，树木花草，几棵梅花开得好盛，香气扑鼻。就在梅花树旁边，站着一个美人。我当时吓得目瞪口呆，以为撞上了狐仙……”

“你在吹牛，是想小尼姑想迷了！”赵大嘲笑道。

“吹牛是乌龟。”阿四赌了咒，非常认真地说：“她穿一件月白色小袄，系一条银灰裙子，浑身素净，头发披在背后，像一匹乌黑的缎子。正巧她一回头，我看见她那漂亮的脸蛋，比树上的梅花还粉白娇嫩。可惜眼睛眉毛都没能看清楚，头上就挨了一槌。”

“怎么回事？”张半仙问道。

“我回头一看，当家师太站在那里，手中举着敲钟的木槌，怒气冲冲对我说：‘佛门清静之地，外人不准闯入，再要进来，打断你的腿！’吓得我赶紧逃了出去，豆腐钱都没有讨。”

“水月庵怪事不少，”赵大接着说道，“在深更半夜，常常听见庵里吹拉弹唱，还有人隔墙听到过里面男人的笑声，有时候听到女人啼哭。两个小尼姑，擦胭脂抹粉，妖里妖气的模样，不偷人才怪！一天我在山上砍柴，看见山下来了一顶轿子和几匹马，在前山一片树林子里停下。因为天已经很黑，看不大清楚是什么样人，只见他们走一条小路绕到水月庵后门，推门进去了。”

张半仙四下看看，低声说道：

“水月庵少谈为妙，这座庵依靠的一位大施主，可是个惹

不起的角色！”

在这段时间里，那位陌生的来客一直在自斟自饮，虽然面对窗外，张半仙和阿四、赵大他们的谈话，却一句不漏地听了进去。这时便站起身，端着酒壶走过来说道：

“诸位，兄弟是外乡人，今日路过，看贵地风景很美，还有这样好的酒店，当然要喝个痛快，让我给诸位斟满，干上一杯！”

“岂敢！”张半仙拱手道，“哪有行客敬坐客，应当我们来尽地主之谊。”

陌生人已经在三个杯子里斟上酒。瘸子老板走过来，满脸堆笑地说道：

“穷乡僻野，没有好酒好菜招待，张半仙陪贵客多喝几杯。”

陌生人坐下来，喝过几杯酒之后，问道：

“刚才听你们讲的水月庵，挺有意思，这座庵在什么地方？”

“离这里不远，”赵大憨直地回答道，“朝西北走二里多路，翻过一道山岭，有一片枫林，穿过枫林往前走，看见许多奇峰怪石，找到一个叫‘仙女指’的地方，朝右转弯，再过一条小溪，就到了水月庵。”

正说到这里，只听店老板一声惊叫：

“天啊！我怎么没看见，这位贵客什么时候进来的？”

大家这时才发现，在店堂的角落里坐着一个乞丐，穿着又破又脏的衣服，蓬头垢面，赤脚草履。因为屋里光线很暗，加上乞丐的头发披散着，遮住了他的脸，看不清楚是什么模样。

“讨饭到街上去讨，快滚出去！”瘸子老板大声叫嚷着，把

乞丐赶出了酒店。

乞丐走出酒店时，回头看了一眼。只有那位陌生的来客，注意到这个乞丐有一双闪光发亮的眼睛。

江南二月的天气，乍暖还寒，多风多雨。午后突然变天，寒流袭来，风雨骤至，梅家坞笼罩在一片茫茫雨雾中。

杏花村酒店的那位外地来客，受风雨所阻，当天投宿在镇上的小客店里。小客店的掌柜，一家五口正在苦度春荒，只愁无米下锅，没想到在这个季节，这种天气，竟会有旅客住店，真是喜出望外。忙着打扫房间，烧水备茶。又到街对面叫开杂货铺的门，除了两根蜡烛。晚饭的酒菜由杏花村酒店包办，这是和瘸子老板讲定的。

黄昏后，风声未住，雨声更紧了。住在小客店里的这位客人，关上房门，独自在饮酒。他肩负着一项重要使命，寻踪觅迹，来到这个山野小镇，偏偏碰上这种坏天气，心里很烦乱，盘算着可能发生的情况，会遇到什么困难，他要办的事非常棘手，充满风险。

寒风呼啸，密密的雨点敲打着窗户，微弱的烛光在摇曳。突然房门大开，扑进一股冷风，紧接着一个身披黑斗篷的蒙面人闯进房来，同时手中雪亮的钢刀横到这位客人的颈前。

蒙面人威胁地问道：

“你是什么人？”

“过路客商。”

“做什么买卖？”

“贩卖花鸟。”

“从哪条路来？”

“打水路来。”

“到何处去？”

“往山里去。”

“不怕山里有虎？”

“虎不伤人。”

“荒山不长花。”

“闻见了花香。”

“有花也难采。”

“自有仙人指路。”

“哪路神仙？”

“万字头，天字号。”

“带香来了？”

“不见真佛不烧香。”

这一番针锋相对的问答，内含江湖上的暗话隐语。自古啸聚山林的响马，打家劫舍的强盗，就使用各种联络暗号，所谓绿林中的“黑话”，江湖上的“口诀”。

雪亮的刀锋在闪闪发光，客人却毫无惧色，眼睛都不曾眨一眨。

蒙面人收起钢刀。问道：

“有信吗？”

“谁派你来的？”客人态度强硬地反问了一句。

“奉三爷之命。”

“哼！”客人冷笑一声，“金三爷让你这样接待客人吗？”

“这是规矩，请多包涵！”

客人站起身，先关上房门，然后取出一封信，交给蒙面人。

蒙面人迅速看完信，拱手道：

“有万老太爷的介绍，就是信得过的朋友，请教尊姓大名？”

“敝姓刘名钊。”

“小弟叫王雄，在三爷手下做事。”王雄自我介绍，接着扯下脸上的黑纱，露出一张带刀疤的丑脸。

“我能见到金三爷吗？”

“买卖若能谈成，三爷一定接见您。”

“好吧。”

“请问买主是谁？”

“暂时不能讲，待谈成买卖，见到三爷时我再亲自告诉他。”

在这风雨之夜，在山野小镇的客店里，在微弱昏暗的烛光下，一位绝代佳人正被秘密拍卖！

“这两天风声太紧！”王雄低声说道。

“什么风声？”

“苏州府派出公差捕快，正在明查暗访。有几家豪门权贵，雇了暗探，出动家丁，也在四处搜寻。北京的田皇亲，又派一位亲信门客来到苏州，住在都司府内，天天向地方上要人。”

“大家争相抢购，金三爷劫美藏娇，可谓奇货可居！”

“我家三爷是保护美人，怕她落入虎口。”

“倘若被田皇亲选去，恐怕你家三爷要落个人财两空，还是尽快脱手为好！”

“三爷讲的是义气，只要能代她还清欠债，再出资替她从良落籍，就可以把人领去。”

“她共欠多少债？”

“她半年多东藏西躲，没有应酬接客，总共欠下有三四千

银子的债，落籍需要两千，再给她养娘一千，加起来不能少于八千两！”

将近万金之数，不是一个小数目。刘钊思考了一会，果断地作出决定：

“一言为定，就这个数目！”

“何时交接？”

“三日后，让‘万字号’转交。但有一个条件，明天我要先见一见这位美人！”

“她不在苏州，藏在什么地方，只有三爷知道。”

“她就在此地！”

“你说梅家坞？”

“对，梅家坞西北的水月庵！”

王雄顿时一惊，脸上那块疤痕抖动了一下，紧接着高叫一声：

“窗外有人！”

说罢，提刀蹿出房去，刘钊也紧跟着出来。院子里空空荡荡，雨已经住了，四周一片漆黑，不见一个人影。大门紧紧关着，店掌柜一家在呼呼大睡。前后寻找了一遍，也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我分明看见窗外有一个人影。”王雄肯定地说道。

“可是毫无踪迹。”

“真他妈的见鬼！”王雄骂了一句，接着问道：“你今天可遇到过什么可疑的人？”

“没有……”刘钊忽然想起杏花村酒店里的那个乞丐，说道：“我在杏花村酒店喝酒，看见一个乞丐。”

“什么模样？”